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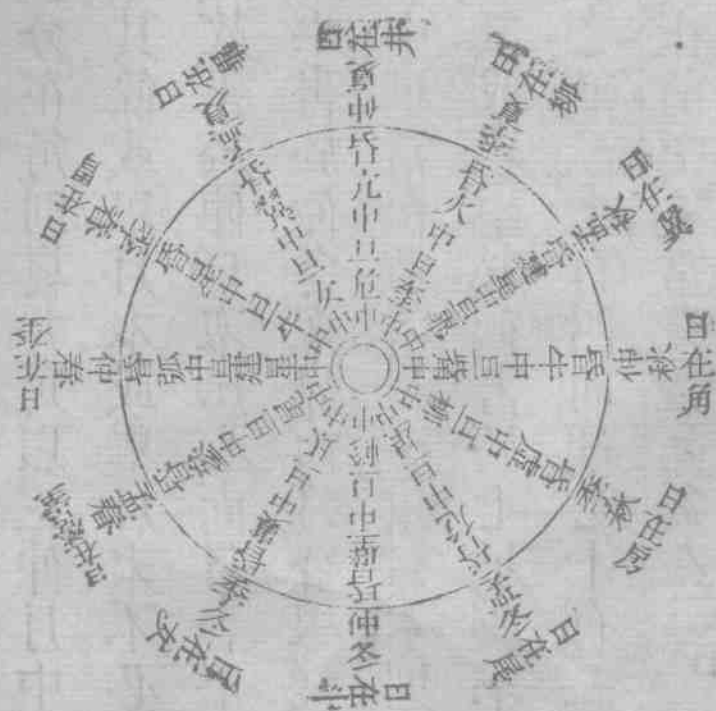
欽定禮記義疏

第四
函
冊

欽定禮記義疏卷第七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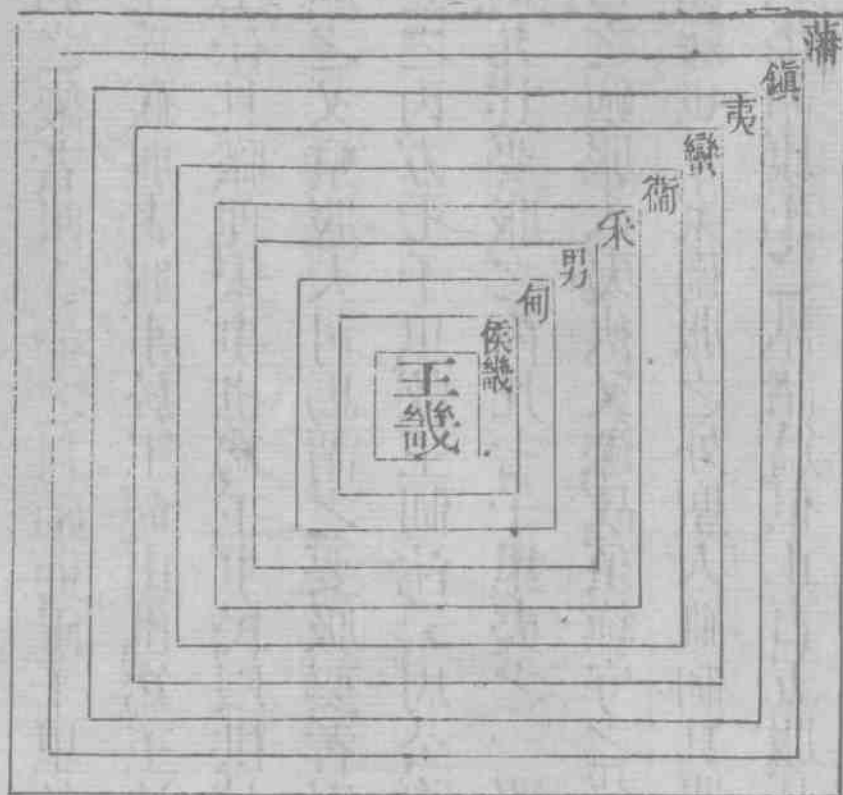
禮器圖

月令中星圖



案日之行也。自北而西。歷南而東。冬至在牽牛。春分在雙。夏至則東井。秋分在角。則雙井角。以三仲月中言之。斗以仲冬月本言之也。其餘或舉月本。或舉月末。不必皆月中也。虞書所言。皆昏星。故書於仲夏舉房心。而月令舉亢。書於仲秋舉虛。而月令舉牛。書於仲冬舉昴。而月令舉壁。則書之中星常在後。而月令中星常在前。蓋月令舉月本。則書舉月中也。月令之或舉朔氣。或舉中氣。猶書於七星。或舉其名。或舉其次。皆互見也。歲之氣二十有四。而候七十有二。一月之內。六候二氣。朔氣常在前。中氣常在後。朔氣在晦。則後月閏。中氣在朔。則前月閏。朔氣有入前月。而中氣常在是月。中數周則爲歲。朔數周則爲年。是年不必具四時。而歲必具十二月也。

九 畿



案周之王畿與九服共方萬里。故此九服除王畿之外，每服言又方以別之。畿者限也。樹之封疆而限千里，故曰王畿。侯者侯也。爲王斥侯。服者服事於王。甸田也。爲王治田出稅。男者任也。爲王任其職理采事也。爲王事民以供其上。蠻者縻也。以政教縻之。又蠻服大司馬謂之要服。要者以政令要束爲義。於四要之內方七千里。故王制注云：周公復唐虞舊域分其五服爲九。其要服之內凡七千里。夷之一服在夷狄之中。故以夷言之。鎮服入夷狄又深。故須鎮守之。藩服者以其最在外。爲藩籬也。案衛服之外。聖人雖制其服而不必其來臣。故武成洛誥康王之誥諸篇俱止言五服耳。

案詩曰邦畿千里。春秋傳曰天子一圻。周語曰規方千里。則天子面五百里爲王城。百里爲郊。郊置六鄉。七萬五千家。而近郊之宅田。士田。賈田。遠郊之官田。牛田。牧田。任其餘地。皆謂之郊。以其與邑交故也。二百里爲甸。甸置六遂。七萬五千家。而公邑任其餘地。謂之甸。以甸法在是故也。三百里爲家。削削所以封大夫與王子弟之尤疏者。謂之削。以其削於縣都故也。四百里爲邦。縣所以封卿與王子弟之疏者。謂之縣。以其係於上故也。五百里爲邦都。所以封公與王子弟之親者。謂之都。以其有邑都故也。案此周制也。周九服。侯在畿外。夏則五服。甸在畿內也。

千乘圖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共積方
里者萬

十里 十里 十里 十里 十里 十里 十里 十里 十里 十里

案禮記坊記曰制國不過千乘周禮大司馬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司馬法甸方八里出長轂一乘又成方十里出長轂一乘蓋乘者甸之賦甸者乘之地甸方八里據地言之成方十里兼溝涂言之其實一也諸侯地不過百里車不過千乘以開方之法計之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方百里者爲方一里者萬方一里者百其賦十乘方一里者萬則其賦千乘然賦雖至於千乘而兵不過三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惟天子則六軍大司馬云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出軍之法鄉爲正遂爲副則遂之出軍與鄉同公邑出車亦與鄉同其公卿大夫采地則與鄉遂異故鄭氏注小司徒井十爲通士一人徒二人通

十爲成。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成十爲終。革車十乘。士一百人。徒二百人。終十爲同。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此公卿大夫采地出軍之制也。至其計地出軍之法。則司馬法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馬一匹。牛三頭。四邱爲甸。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馬四匹。牛十二頭。此天子諸侯兵賦之通制也。

天

地

日

月

大

小

一

二

十

百

井 邑 邱 甸 縣 都

九夫爲井

四井爲邑

四邑爲邱

四邱爲甸

四甸爲縣

四縣爲都

案周禮小司徒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匠人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王制方一里者爲田九百畝。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爲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爲田九十萬畝。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爲田九萬億畝。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爲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孟子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前漢志曰。六尺爲步步百。

爲晦。晦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晦。公田十晦。是爲八百八十晦。餘二十晦。以爲廬舍。民受田。上田夫百晦。中田夫二百晦。下田夫三百晦。歲耕種者爲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爲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爲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受其處。農民戶一人受田。其家眾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晦。晦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成。成十爲通。通十爲終。終十爲同。蓋井方一里。爲九夫。四井爲邑。邑方二里。三十六夫。十六井爲邱。邱方四里。百四十四夫。六十四井爲甸。甸方八里。五百七十六夫。二百五十六井爲縣。縣方十六里。二千三百四夫。一千二十四井爲都。都方三十二里。九千二百一

十六夫。鄭康成以小司徒有邑甸縣都之別。而其名與采邑同。匠人有畝遂溝洫澮之制。而多寡與遂人異。故言都鄙采地制井田。鄉遂公邑制溝洫。賈公彥遂謂鄉遂及四等公邑皆用貢而無助也。豈知先王之爲井田也。使所飲同井。所食同田。所居同廛。所服同事。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鄉遂六軍之所寓。豈各授之田而不爲井法乎。且大田之詩言曾孫來止。而歌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噫嘻之詩言春夏祈穀於上帝。而歌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周官遂人言興耤。旅師有耤粟。此非鄉遂井田之事乎。載師所徵之賦。非一夫受田之法。而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則采地固有不爲井田者矣。觀二百一十國謂之州。而五黨亦謂之

州萬二千五百家謂之遂而一夫之間亦謂之遂。王畿謂之縣而五鄙亦謂之縣。縣都之名豈特施於采邑已哉。又案周禮遂人十夫有溝卽一井九夫之地百夫有洫卽井十爲通九十夫之地千夫有澮卽通十爲成九百夫之地萬夫有川卽成十爲終九千夫之地而云十夫百夫千夫萬夫者皆舉成數也。遂人凡治野節首言治野末言以達於畿則此溝洫之制自四郊達於王畿皆然推此內而六鄉外而侯國其溝洫之制一準乎此可知矣。蓋此溝洫卽井田之溝洫而周人井田之制自鄉遂而都鄙而邦國無二法也。康成乃分井田溝洫爲二法而謂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不知小司徒言井牧其田野不分鄉遂都鄙而遂人

掌溝洫之制言以達於畿則亦兼都鄙孟子曰鄉田同井鄉亦未嘗不井授矣